蜀山劍俠傳/05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一回　大發鴻慈 爲難女頑童作伐　小完夙願 偕仙禽異獸同歸

下一回▶

妙一夫人望着眼前站的這一班男女，一個個眉目清秀，淚臉含嬌。雖然都還是丰采翩翩，花枝招展的男女，可是大半真元已虧，叫他們回了家，也不過是使他們骨肉家人團聚上三年五載，終歸癆病而死罷了。當下一點人數，連男帶女竟有二十四個。便朝他們說道：「如今妖人已死，你等大仇已有人代報。一到天明，便由我等送你們下山。但是你們家鄉俱不在一處，人數又多，我等祇能有兩人護送，不敷分配，這般長途跋涉，如何行走？萬一路上再出差錯，如何是好？我想爾等雖被妖法所迷，一半也是前緣，莫若爾等就在此地分別自行擇配，成爲夫婦。既省得回家以後難於婚嫁，又可結伴同行，省卻許多麻煩。那近的便在下山以後，各自問路回家；那遠的就由我同這位朱道友，分別送還各人故鄉。你等以爲如何？」這一班青年男女聽了，俱都面面相覷，彼此各用目光對視。妙一夫人知道他們默認，不好意思明說。便又對他們說道：「你等既然願意，先前原是在昏亂之中，誰也不認得誰，如今纔等於初次見面，要叫你們自行選擇，還是有些不便。莫如女的退到旁的石室之中，男的就在此地，由我指定一男將這鐘敲一下，便出來一個女的，他兩人就算是一雙夫婦，彼此互相一見面，將姓名家鄉說出。然後再喚別人繼續照辦，以免出差。何如？」

說罷，那些女人果然都靦靦腆腆地退到適纔出來的石室之中去了。祇有一個女子哭得像淚人一般，跪在地下不動。英瓊見那女子纔十五六歲，生得非常美貌，哭得甚是可憐，

便上前安慰她道：「我師父喚你進去，再出來嫁人呢，你哭甚麼？天一亮，就可下山回家，同父母見面了，不要哭吧。」那女子見英瓊來安慰她，擡頭望了英瓊一眼，越加傷心痛哭起來。妙一夫人先時對這一干男女雖然發了惻隱之心，因要在天亮前把諸事預備妥當，知道他們俱受過妖人採補，不甚注意。及至見末後這一個女子哀哀跪哭，不肯進去，纔留神往她臉上一看，不禁點了點頭。這時朱梅不耐煩聽這些男女哭聲慘狀，早又帶了猩猩二次往後面石室中去了。英瓊見那女子勸說無效，還是不住口地哭，正待不由分說將她抱往裏面，妙一夫人忙道：「英瓊不必勉強於她，且由她在此，待我將這些人發落了再說。」英瓊聞言，連忙應聲，垂手侍立。那女也止住哭聲。妙一夫人先在衆人臉上望了一望，再喚英瓊擊鐘。英瓊領命，便將鐘敲了一下。這些女子在這顛沛流離的時候，還是沒有忘了害羞，誰也不肯搶先出來。妙一夫人連催兩次，無人走出。惱得英瓊興起，走到她們房門口，祇見那些女子正在推推躲躲，哭笑不得，被英瓊隨手一拉，牽小羊似的牽了一個出來。妙一夫人便看來人受害深淺，在衆少男中選出一個。這一雙男女知道事已至此，便都跪下，互說了家鄉姓名，叩謝妙一夫人救命成全之恩，起來侍立一旁。英瓊又將鐘擊了一下，那些女子還是不肯出來，還是英瓊去拉出來，如法炮製。直到三五對過去，大家纔免了做作，應着鐘聲而出。

這裏頭的男女各居半數，祇配了十一對，除起初那個跪哭的女子外，還有一個男子無有配偶。那女子起初看衆人在妙一夫人指揮下成雙配對，看得呆了。及至見衆人配成夫妻，室中還剩一個男的，恐怕不免落到自己頭上，急忙從地上掙扎起來，跑向妙一夫人身前跪下，哭訴道：「難女裘芷仙，原是川中書香後裔。前隨兄嫂往親戚家中拜壽，行至中途，被一陣狂風颳到此地。當時看見一個相貌兇惡的妖道，要行非禮。難女不肯受污，一頭在石壁上撞去，欲待尋一自盡。被那妖道用手一指，難女竟自失了知覺。有時甦醒，也不過是一彈指間的工夫，求死不得。今日幸蒙大仙搭救，醒來纔知妖道已伏天誅。本應該遵從大仙之命，擇配還鄉，無奈弟子早年已由父母做主許了婆家。難女已然失身，何顏回見鄉里兄嫂？除掉在此間尋死外，別無辦法。不過難女兄嫂素來鍾愛，難女死後，意欲懇求大仙將難女屍骨埋葬，以免葬身虎狼之口。再求大仙派人與兄嫂送一口信，說明遭難經過，以免兄嫂朝夕懸念。今生不報大仙大恩，還當期諸來世。」說時淚珠盈盈，十分令人哀憐，感動得旁觀那些男女，也都偷偷飲淚吞聲不止。妙一夫人適纔細看裘芷仙，已知她非凡品。又見剩下那個男的，雖然面目秀美，卻是受害已深，看他相貌又不似有根底人家子弟，不配做芷仙的配偶。再聽芷仙哭訴一番，料知她的被污，完全中了妖法，無力抵抗，並且看出她的爲人貞烈，不由動了惻隱之心。正要開言說話，那裘芷仙已把話說完，又叩了十幾個頭，站起身來，一頭往石壁上猛撞過去。英瓊身法何等敏捷，見她楚楚可憐，早動了憐憫之心，哪容見死不救！身子一縱，搶上前去，將她抱了

回來。妙一夫人便道：「你身子受污，原是中了妖法，不能求死。你既不願擇配，也無須乎尋死。我看你真陰雖虧，根基還厚。你既回不得家，待我想一善法，將你送往我一個道友那裏，隨她修行。你可願意？」裘芷仙一聽此言，喜出望外，急忙跪下謝恩，叩頭不止。夫人便道：「英瓊，攙她起來，等我打好主意再說。」這一干男女都對她羨慕不置。

那剩下的男子名喚唐西，乃是一個破落戶子弟，學得一手好彈唱，被妖道掠上山來，他偏能承歡取媚。那妖道平時選他做衆人中一個領袖，祇他一人並不用妖法迷禁，反傳了許多妖法與他。裘芷仙被妖道搶來纔三日，就被他看在眼裏。怎奈芷仙身有仙骨，被妖道看中，預先囑咐，淫樂跳舞時節，不准他染指。他雖然心中胡思亂想，好在美貌男女甚多，倒也不在心上。今日聞得鐘聲，引衆跳舞而出，忽聽妖道被妙一夫人等所殺，大喫一驚。他爲人機警，知道如要逃走，定然難保性命，莫如假裝與衆人一樣癡呆，相機行事。後來他見衆人都有了配偶，祇剩下芷仙一人，知道要輪到他的身上，暗中好生慶幸，心想：「這可活該我來受用。」及至芷仙痛哭，妙一夫人答應帶了她走，自己空喜歡一場，還是變成一個光棍，暗恨夫人不替他做主。他本會幾樣障眼法，便安下不良之心，想抽空子搶了就走。

偏偏妙一夫人也是一時大意，看見唐西滿身邪氣，以爲他受毒較深，還不知他已學會邪術，祇嫌他眉目流動，知非端人，不大答理他。將衆人家鄉問明之後，便把人分成兩起，準備到了天明，與朱梅分別將他們送回故鄉。見朱梅不在室中，正要喚英瓊入內相請，朱梅已帶了猩猩，二次由後洞走來。猩猩手上又包了一大堆食用之物，擱在石牀上面。朱梅對妙一夫人道：「恭喜道友！今天昇作月下老人了。祇是這多半夜工夫，不怕把這癡男怨女肚子餓瘦麼？適纔我又到後洞中去，又發現一個密室，裏面還藏有許多食物丹藥。道友請看。」妙一夫人聞言，纔想起英瓊、猩猩俱未進食，便喚大衆進前隨便取食。這些被難男女，平時飲食起居全係受妖法指揮，一旦醒來，又熬了半夜，俱都有些腹中飢餓，聽了夫人吩咐，便都上前取食。

英瓊見那些食物大半是川中出產的糖食餅餌之類，多日未曾喫過，頗覺好喫，祇是有些口乾。猛想起自己包裹內還有許多好喫的鮮果同黃精、松子，何不取將出來孝敬師父師伯？想到這裏，忙將包裹打開，把莽蒼山得來的那些異果取出獻上。矮叟朱梅一眼看見那數十枚朱果，大爲驚異，便問妙一夫人：「這不就是朱果麼？我學道這麼多年，全未見過，祇從先師口中聽說過此果形狀。愛徒從何處得來這許多，豈非異數？」英瓊起初對妙一夫人說斬木魆經過，因不知朱果名稱，祇說是因叫猩猩領自己去尋紅色果子，纔

得斬了一個怪物。妙一夫人也未想到英瓊會將天地間靈物得來許多。及至見英瓊取出，也覺稀奇，便叫英瓊說斬木魆經過。英瓊遵囑說了一遍。朱梅道：「這就無怪乎你仙緣遇合之巧了。此果名爲朱果，食之可以長生益氣，輕身明目。生於深山無人迹的石頭上面，樹身隱於石縫之中，不到開花結果時決不出現。所以深山採藥修道的高人隱士，千百年難得遇見。加之天生異寶，必有異物怪獸在旁保護。別人求一而不可得，你竟無意中得到如此之多。你帶來的這個猩猩，雖然是個獸類，頗有仙氣，想必也是得喫此果的緣故了。」英瓊又把同喫何首烏的事說了一遍。妙一夫人與矮叟朱梅俱驚英瓊遇合之奇不置。

英瓊起初拿出來時，原想孝敬師父、師伯之後，分給這些被難男女。及至聽完妙一夫人與朱梅之言，纔知此果有許多妙用，不禁心中狂喜，又有些捨不得起來。忙取了十枚獻與朱梅，把餘下三十多枚獻與妙一夫人。夫人笑道：「此果雖佳，我還用它不着，我喫兩個嚐嚐新吧。」說罷，隨手拈了幾個喫了。朱梅也不客氣，喫了兩個，把其餘的揣在身旁，說道：「此果我尚有用它的地方，既然令徒厚意，我就愧領了。不過我這個窮老頭子，收下小輩的東西，無以爲報，豈不羞煞？」說罷，從身上取出一個兩寸長，類似一隻冰鑽，似金非金、似玉非玉的東西，遞與英瓊道：「這件東西是我近日在青城山金鞭崖下掘土得來，發現之時，寶氣上衝霄漢。等我取到手中，見上面篆文刻着『朱雀』兩個字。放在黑暗之中，常有五彩霞光。無論甚麼堅硬的金石，應手立碎。知是一個寶貝，祇是不知道它的用法。但知妙一真人與玄真子能識此物，本打算去問他個明白。如今你既歸妙一真人門下，我索性就送與你，等你見過真人再問用法吧。」英瓊聞言，拿眼望着妙一夫人，還不敢伸手去接。妙一夫人叫英瓊跪下領謝。英瓊連忙跪下，謝了朱梅，接過那隻冰鑽。她自從被赤城子帶出，雖然辛苦顛沛了好多日子，既得了許多異果奇珍，又得拜了劍俠中領袖爲師，可算此行不虛，真是興高采烈，心頭說不出來地喜歡。妙一夫人叫英瓊把剩下的朱果包好。英瓊再三請夫人多喫幾個，妙一夫人見英瓊滿臉天真至誠，不忍拂她的意，便取了八個帶在身上。

英瓊見裘芷仙站在旁邊，秀目盈盈，淚光滿面，望着朱果，大有垂涎之態，神氣非常可憐。便取了兩個朱果遞與她道：「姊姊這半天未喫食物，想必腹中飢餓。妹子日前食了這個朱果，雖然有時也喫東西，腹中從未飢過。適纔聽了師父、師伯之言，纔知道此果妙用。姊姊也喫上兩個嚐嚐新吧。」芷仙聞言，含羞接過道謝，正要張口去喫。忽然滿洞漆黑，伸手不辨五指，一聲嬌啼過去，接着又是一聲慘叫。英瓊疑是甚麼妖怪前來，拔劍出匣時，妙一夫人已將手一搓，發出一道白光，把全洞照得通明。再看地下，躺着一具死屍，業已腹破腸流，鮮血灑了一地。那個猩猩正用地下的碎紙在擦手上的血迹。

洞口旁邊倒着裘芷仙，業已嚇暈過去。那一干被難男女，也嚇得擠作一團，嚶嚶啜泣。英瓊見那死屍正是適纔擇配時落後向隅的唐西，疑是猩猩野性未馴，無故傷人，恐怕妙一夫人怪罪，正要上前責問。妙一夫人笑道：「小小妖魔，也敢到我二人面前賣弄，我一時大意，差點沒讓他把人拐走。想不到這個猩猩眼力竟這樣好。」

原來唐西因見心上人不能到手，仗着自己會了幾樣小妖法，時時刻刻想攝了芷仙逃走。妙一夫人起初祇以爲他是受邪太深。等到擇配完畢，見他一人向隅，一雙賊眼不住在那些女子身上打量，尤其對於芷仙格外注意；又見衆人在驚魂乍定後，俱是滿臉傷心與害怕的神氣，惟獨他神態自若，這纔對他留一番心，覺得這人不是善良之輩。後來見他喫東西時舉動輕捷，不似別人身體虧虛，行步遲鈍。細細一看，果然看出這個人以前是假裝癡呆，便知是妖人餘黨。估量他能力有限，不敢班門弄斧，且看一看再說。誰想唐西見妙一夫人等站在室中，離他較遠，恰好芷仙接朱果時，正站在他的身旁不遠，以爲是一個良機。心想：「自己雖不是人家敵手，借法逃走，總還可以。」當下口中默誦妖訣，將室中燈火弄滅，黑暗之中駕起陰風，纔待抱了芷仙御風逃走。他這點障眼法兒，如何遮得住妙一夫人與矮叟朱梅的慧眼，正要上去制止。那猩猩本自通靈，又食了許多靈藥仙果，可以暗中視物。眼見唐西要搶了一個女子逃走，如何容得，將身一縱，已搶到唐西面前，一爪抓住芷仙，一爪往唐西胸前一抓，已將他活生生破腹抓死。英瓊聽了妙一夫人之言，還不大明白。那猩猩自己上前朝英瓊跪下，指着死屍，連喊「賊怪」。妙一夫人又把唐西舉動說了一遍，英瓊纔知究竟。便走過去，將芷仙扶起，喚了幾聲。芷仙原是一時着了驚嚇，被英瓊一陣呼喚，悠悠醒轉。英瓊又對她把前事說了一遍，芷仙便上前謝了衆人與猩猩救命之恩。

這時天光業已向曙。妙一夫人再細看其他男女，俱都無甚異樣，便對朱梅道：「這些男女回家之後，多則五年，少則兩年，俱要癆病而死。道友的靈藥能夠追魂返命，可憐他等無辜，索性行善行徹，積一些德吧。」朱梅笑道：「我的丹藥熬煉實非容易，如今又剩得不多，我向來不救無緣人。夫人既代他們求情，我就幫夫人完成此番善舉吧。」說吧，便從身旁取出一包丹藥，揀了十八粒，付與衆人。妙一夫人又將石榻上的一個花瓶，叫猩猩拿到外面洗淨，取些山泉來。一面同朱梅、英瓊齊至後洞查看，又尋出許多首飾金銀，拿來分與衆人，帶回家去。祇等猩猩取水回來，服藥上路。芷仙把兩個朱果撿起喫完，覺得入口甘芳，精神頓振，愈加動了出家之念。一會兒工夫，天光大亮，猩猩還未迴轉。英瓊剛要出洞去看，忽聽一聲長嘯，猩猩從洞外飛躥進來，躲向英瓊身後，它爪中取水的瓶不知去向。英瓊不知就裏，正要責問，忽聽洞外連聲鵰鳴，不及再顧別的，縱身出去看時，果是神鵰佛奴同約它去的那隻白鵰，正要離地飛起。英瓊這一喜非同小

可，高興得忘了形，竟忘口中呼喚，將身一縱，竟縱起十餘丈高下，剛剛抓着神鵰佛奴的鋼爪。那神鵰佛奴原隨它的同伴，由峨眉回到白眉和尚那裏去煉骨洗心。等到服完白眉和尚賜的丹藥之後，白眉和尚對它說道：「你的同伴玉奴已是脫離三劫，將歸正果的了。惟有你三劫未完，殺心太重。我在十年之中，就要圓寂坐化，念你跟隨我一場，特地命玉奴將你喚回，與你脫胎換骨，洗心伐髓。你的新主人仙緣甚厚，可仍回到那裏，忠心相隨，自然能助你完成三劫，得成正果。你此去就無須乎再來了。」神鵰佛奴早已通靈，聽了白眉和尚之言，已知前因後果，便長鳴了數十聲。白眉和尚知它依戀不捨，又對它說道：「你不必再依戀我。你的新主人現時已不在峨眉，你此去由莽蒼山順路經過，便能在路上相遇。她正要用你回山，急速去吧。」神鵰佛奴仍是依依不捨，幾經白眉和尚催迫，纔行上道。那白鵰玉奴同伴情深，仍舊送它飛回。

這兩個鵰排雲橫翼，疾如閃電，那消半個時辰，已飛到了莽蒼山，各把速度降低，在空中留神細看。神鵰佛奴本來淘氣，偶然看見山澗之下有個大猩猩用瓶汲水，知是此山修道人用來代替童僕之用的獸類，便想將它抓住，逗它的主人出來，開個玩笑。誰想那猩猩也是通靈之物，汲水中間，忽然看見從未見過的一黑一白兩個大鵰朝它撲來，知道不好，沒命般朝洞中跑回。任它行走如飛，怎趕得上神鵰兩翼的神速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已追上，祇一爪，便將猩猩離地抓起有十餘丈高下，然後擲了下來。神鵰的本意，原想將猩猩跌個半死，好引它主人出來，沒料到猩猩身手會那樣輕捷。神鵰佛奴並不想傷生，祇在它後面追隨飛翔，不想倒會把自己主人引了出來。它見一個年輕的女子由洞中捷如飛鳥般縱將出來，祇一縱，便抓住它的鋼爪，早已認清是它的主人李英瓊，當下又慢慢飛翔下來。英瓊着地後，妙一夫人、矮叟朱梅也走了出來。神鵰佛奴又朝空中叫了兩聲，白鵰玉奴也飛翔下來。兩個神鵰站在英瓊旁，竟比她人還高。妙一夫人見了這兩個神鵰，笑道：「這番我不愁分身無術了。」朱梅認得這兩個鵰是白眉和尚之物，非常厲害，尋常劍仙俱奈何不了它們，居然會聽英瓊使喚，真是奇怪。笑對英瓊道：「你師父夫妻二人，與我當年成道，已經算仙緣湊合容易的了。誰知你比我們還要容易，竟有許多送上門來的奇緣。那白眉和尚脾氣好不古怪，居然肯把座下兩個靈禽贈你，豈非亙古未聞的奇事奇緣麼？」英瓊道：「這黑的金眼師兄，原是白眉師祖贈我在峨眉做伴的。這個白的，當初原是奉了白眉師祖之命，接它回去的。原說去十九天就回，想必今日期滿，故而又送它回來，不想竟在途中相遇，真巧極了。」

妙一夫人道：「既是神鵰路遇，再巧不過。天已不早，就煩朱道友按照路程，與我同將這十一對男女分送回家。這神鵰兩翼載重何止千斤，芷仙現時有家難歸，她又志在出家，我此時無暇帶她同走，就叫英瓊帶着她回到峨眉暫住，以俟後命。祇是這個猩猩無法帶

走，意欲命它先在此洞潛修，異日英瓊劍術學成，再來帶它便了。」英瓊同猩猩共患難多日，聽了夫人之言，未免依依不捨，祇是初入師門，不知師父脾氣，怎敢表示不願。那猩猩早已通靈，一聽夫人不叫它與英瓊同去，急忙跑過來，朝着妙一夫人跪下，不住地叩頭落淚，嘴裏頭結結巴巴，半人言半獸語地央求。妙一夫人笑道：「想不到此畜竟如此多情向上。我並非不讓英瓊帶去，皆因人獸不能同載。黑神鵰雖能載重，但是背上面積有限，它身又高大。再者，它雖然有些靈性，到底獸性還未除盡，萬一飛在高空驚慌起來，英瓊、芷仙俱要受它連累。祇有白神鵰可以帶它飛去，但是白神鵰乃是白眉禪師座下靈禽，未得它同意，我們怎好隨便相煩呢？」說時，拿眼望着英瓊，又看了那鵰一眼。英瓊恍然大悟，原來妙一夫人不是不讓猩猩同去。但是不明白夫人既示意自己去煩白鵰帶猩猩回山，何以夫人自己不肯明說？因爲出來日久，回山心切，也不及細想原因，便朝黑鵰佛奴說道：「這個猩猩乃是我在莽蒼山收伏來的，隨我這些日，共了許多患難，異日幫我照應門戶，採摘花果，極爲得用。意欲煩你轉求送你來的那位穿白的同伴，帶它迴轉峨眉，那就再好不過了。」話言未了，那白鵰一個騰達，撲向猩猩身上，舒開兩隻鋼爪，就地將猩猩抓起，沖霄而去，嚇得那猩猩連聲怪叫。眨眨眼衝入雲霄，往峨眉方向而去。

英瓊見白鵰去得突兀，也自心驚，正要向黑鵰問猩猩的吉凶，妙一夫人道：「猩猩已被白鵰帶往峨眉，這番稱了你的心願了。我們衆人眼前就要分手，此去數月後纔得見面。你有神鵰、猩猩做伴，別的自可無憂。不過你從師纔祇一日，要將功訣一齊傳你，短時間內自是不能辦到。你可隨我到前面坡下，先將練劍的初步功夫口訣傳你吧。」說罷，領了英瓊，走到無人之處，將許多要訣一一指點。英瓊天資穎異，自是牢記於心，一教便會。妙一夫人傳完口訣，日光業已滿山，便把洞中男女一齊喚出，按照路途方向，與朱梅分領一半，將各人送回家去。不提。